

散文的诗意  
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集

王士燮译

# 巴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散文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巴乌斯托夫斯基生于1893年,卒于1918年。先后就学于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辍学,当过电车司机、卫生员、冶金工人、水手,十月革命后参加过红军。在《海员报》和罗斯塔社担任编辑,直到1914年《卡拉布加兹海湾》一书出版,开始成为专业作家。接着发表了《查理·隆谢维尔的命运》、《科尔希达》、《黑海》、《北方故事》等。从1915年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人生的故事》,以个人经历为线索描写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和前苏联的广阔生活画面,可惜没等完成作者便与世长辞了。他的作品得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赏识。1915年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

巴乌斯托夫斯基论年龄与费定同岁,比富曼诺夫只小一岁,然而论成名的年代却要晚一些,不能不说是大器晚成。他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在1911年发表过短篇小说,这可能是由于中学语文教师的影响,所以从那以后他换过很多职业,都是为了充实生活,直到1914年发表《卡拉布加兹海湾》,才一举成名。

卡拉布加兹海湾,现名卡拉博加兹戈尔湾,在里海东岸,属土库曼斯坦,盛产芒硝,可提炼硫酸盐,20世纪初曾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争夺的目标,帝俄和前苏联都曾多次派出考察队,直到该书发表为止,前苏联也只是拟议建造化学联合工厂。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被巴乌斯托夫斯基用游记的形式写成几起几落的故事,并拖着一个为人类

储存热能而防止地球毁灭的光明的尾巴打动广大苏联读者，并博得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好评。更有甚者，作者游历梅晓拉之后，写出《梅晓拉地方》，从此这块地方成为旅游度假胜地，自然景观遭到破坏，为此而受到普里希文的责难。

巴乌斯托夫斯基跟普里希文一样，也爱写大自然，爱写游记。但是巴氏的游记更符合传统形式，巴氏不仅写处女林式的自然风光，也写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成果，如《海的诞生》就是写伏尔加和顿河之间的运河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呼吁保护大自然。如果说普里希文“想为人们哪怕保存几小块这样原始的土地”的话，那么巴乌斯托夫斯基则具有更现代的观念，主张改造大自然，同时又尽一切力量保持生态平衡。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是有名的散文大师，巴氏热在苏联从 20 年代开始，在我国俄语界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学俄语不读巴氏作品，犹如不读普希金的诗一样。巴氏散文的优美在哪里？一般都说都是抒情情调。连巴氏的短篇小说，也富有抒情，就像优美的散文一样。比如短篇小说《电报》，严格说是对忘记了老母亲的女儿的责难。但是故事情节和叙述语言都那么轻松自然，使你读过之后，更多的感到的是惆怅，而不是愤慨。所以我觉得，巴氏的抒情笔调是奠定在作者的审美观或审美角度上。上面说过，不起眼的梅晓拉在作者笔下就写活了，变成人人朝拜的地方。再如坐轿车途中遇暴雨，本来是最令人苦恼的事，可作者偏偏不顾别人的批评，把闪电中出现的白桦树和火红色的狐狸写得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本集收入的前 10 篇，包括各类文字，其中关于卫国战争的就有 5 篇。这些文字不仅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反映出作者在战场上的真实感受。“我们侧身望着，等待轰炸。炸弹尖啸一声，大地发出叹息，接着一片爆炸声，尘土四起，有一块热弹片落到附近的泥土里。我躺着望它。它闪耀着死亡的蓝光，我觉得它那尖利的钢碴儿恰恰表现了德寇的恶毒和卑鄙。”

本集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苏联作家的纪念性随笔。其中有写老一辈的,也有写同辈的。从这些文字不难看出作者性格随和,对每位作家都发现人之所长,而不去吹毛求疵。尤其是关于格林的一篇,可以说是为格林立传。因为除开《红帆》之外,格林的生平几乎不为人知。关于费定的一篇好就好在写出大作家的平凡处。这里文字大多选自 1956 年出版的六卷集,又从 1954 年出版的 3 卷集补进两篇(关于爱伦堡和费定)。关于普理希文的取于《人生的故事》。前 15 篇是按发表年代编排的,第二部分的 20 篇是按被写的作家出生先后编排的,这样似乎读起来更方便些。

最后一编《散文的诗意》,是作者谈散文写作的技巧的,也顺便谈到《金玫瑰》(一译《金蔷薇》)一书的写作过程。当作家又同时研究创作的人,为数不多,所以巴氏这部《金玫瑰》可以说难能可贵。尤其是作者不是用议论文的体裁,而是用小说和故事的体裁,用轻松的散文笔调写来,就写得饶有趣味。像《夜行车》就脍炙人口。作者对语言的研究,虽然经过翻译难免失去光彩,但是他那种钻研语言的精神,向老百姓学习语言的谦逊,不都值得后人学习吗?译诗固然难,译好散文也颇不易,如有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译摇者

# 目摇录摇

## 巴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散文

施密特中尉	员
白教堂	源
克里木的春天	苑
南方的巴尔米拉	怨
生活	源
看水的女人	愿
春水	园
迅风——摘自旅途笔记	猿
旅行的缪斯	源
地理札记	缘
老守林人讲的道理	园
蒲宁	远
生活的急流 (谈库普林的散文)	苑
森林里的人	怨
格林的一生	愿
阿·托尔斯泰	员怨
爱伦堡	员园
一个平凡的人——记费定	员愿
散文的诗意	员苑

# 施密特中尉

赫尔松草原渐渐消失在傍晚的黄尘里。海上是暴风雨过后的长浪。夕阳炎热而暗淡，低悬在古老的碧绿的海面上，干燥的暖风从南方什么地方吹来，大约是从安纳托利亚海岸。

暮色中，轮船驶过一座小岛的凄凉的海岸。天上的星星剧烈地颤抖，桅杆吱吱嘎嘎响，只有发动机发出均匀的叹息。

从高高的船长桥楼上传来喊声：

“别列赞！”

红旗呼啦一声顺着桅杆落下来。

大家都脱帽致敬。

驾驶室里的舵手转过饱经风霜的结实的脸庞，隔着玻璃窗久久地注视着岛上。

岛上埋葬着发动黑海舰队起义的施密特中尉<sup>①</sup>。施密特和他一齐遇害的水兵们的尸体，被疾驰的炮车碾为平地，连墓坑都是马蹄刨出来的。

这就是施密特中尉。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上发出的誓言震撼人心：我要把所有的力量和智慧，把我的生命献给复兴祖国的事业！据说施密特讲演的口才远远超过饶勒斯<sup>②</sup>。当他在法

---

① 彼·彼·施密特（~~1874—1904~~），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委员，~~1903~~年率领“奥恰科夫号”巡洋舰起义，失败后被害。（译注，下同。）

② 饶勒斯（~~1859—190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创办过《人道报》。

庭上讲演时 ,警卫都放下了步枪 ,而法庭上的庭长——一位老团长——也为之落泪。

“我死得很荣幸 ,因为你们执行枪决时一定要把我绑在立柱上 ,而这根柱子将成为奴隶制的俄国和自由的俄国之间的界标。”

有个当时在场的人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面容 ,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他那自豪的神态 ,永远忘不了这位 ‘光明的演说家 ’ ,他有一颗赤子的心肠 ,他在临死前那么自然地提到基督 ,真令人感动。”

施密特是意志的化身 ,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凡是缺乏意志的人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或者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不带任何武器来到军舰上 ,号召水兵起义。水兵们洗耳聆听 ,连老将军们都默默无言、毕恭毕敬地送他下船 ,情不自禁地佩服他那达到疯狂程度的勇敢。

“奥恰科夫号 ”起义、圈套、在狱中度过最后的日子……

岛上起雾了 ,笼罩在一片灰色的暮霭中。天上几颗大星星凝然不动 ,也显得暗淡 ,我们的船高举着桅杆上白色的灯火 ,向昏暗的远方和无边无际的海洋驶去。

这是平淡的一天。天气凉爽。地点很偏僻 ,是在奥尔洛夫省的一个被人遗忘的县份。庄稼沙沙作响 ,大路上扬起白色的尘埃。我来到一座大村庄 ,正街有三里长 ,村头的牧场上还有一座旧教堂。想歇歇脚 ,便趑进邮政所所长的办公的地方。

屋内很闷 ,天棚低矮 ,墙上糊着发黄的旧《我语报》 ,只是窗台上摆着风仙花。我顺手翻看一本厚厚的、已被翻脏了的明信片册。等我翻到最后一页 ,突然好像有一把尖刀扎在心上。

这最后一页贴着施密特中尉的照片。旁边印着他的誓言。我读了一遍。立刻意识到 ,所有这虚度的年华 ,这充满模糊的渴

望和期待的岁月,都不是真正的人生,缺乏勇气。又领悟到,所谓模糊的期待,就是对健康、自由而欢乐的生活的向往,施密特正是号召我们去为这种生活而斗争。

我走时已经黄昏了。松树林被风刮得呜呜响。心里一直想着施密特,想着这个用自己的一生创造了一个最悲壮动人的传说的人。

去年我又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在施密特的遗体迁葬整整一年之后。

果园里扁桃花盛开,雪白的和淡粉的花瓣撒满小径,这正是克里木的春天,明净而平和。海浪如梦如痴地拍打着赫尔松涅斯古城的遗址,每到黄昏船厂一带便在暮雾中闪烁着一条条金链似的灯火,天空中不时掠过探照灯惨白的光带。我在教堂街上施密特常去的一家住了三天。女主人清楚记得他,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谦虚而腼腆的中尉。

于是我明白了:施密特是大海所哺育和培养的人。大海给予了他广阔的视野,使他养成大胆和自由思维的智慧。我想到这个严肃而腼腆的人是如何锤炼自己坚强的意志力的,如何怀着对人类的纯洁的信念,并且时时刻刻爱护它,而他正是因为怀着这种信念而被枪杀的。当我想到这一点时,似乎感觉到,施密特是离不开大海的,离不开这清爽的风和这腼腆而纯洁的海滨的春天……

## 白教堂

不久以前，红军部队发动强攻，收复了乌克兰的白教堂市。我的祖父——一个慈祥的老人，生着一对蓝眼睛，银发飘洒，和我的父亲，都在那里土生土长。我小时候也常常到那里去。所以我很难想象在这座城市里进行残酷的坦克巷战的情景。说得更准确，不是巷战，而是在林荫路上交锋——这座城市有宽阔平静的林荫路，路旁长满蒲公英，路上被太阳照得暖洋洋的，飘逸着杨树叶子和苜蓿的芳香。

请设想一下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或者英国的另一座古城——伦敦人到了那里，不仅在夜里，而且在白天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和公鸡的喔喔啼鸣——如果发生巷战，该是什么情景。

白教堂是一座古城，曾是乌克兰首府的都城。城郊有一座庞大宏丽的亚历山大花园，一度曾归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女儿勃拉尼茨卡娅伯爵夫人所有。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都曾经游览过。这座花园使人觉得进入了童话世界。树木高大茂密，经常笼罩着淡淡的烟雾——可能由于阳光照射，也可能由于雨的湿气。树林里常常有野鹿出来到喷泉旁喝水。而喷泉直接从草丛里，从野玫瑰丛里、旱金莲丛里向上喷溅。花园的地势越来越高，可分上好几层，所以光线和色调也有许多层次，其中的魅力

和深邃的秘密,恐怕只有天才的科罗<sup>①</sup>才能传达出来。

亚历山大花园里有罗西河流过,河水深而清澈。河面上长满睡莲。在我小的时候,这条河流经花园的地方,用生锈的铁链子拦住,以免小船进来撞坏睡莲或惊走栖息在河里的天鹅。罗西河流经市郊还要穿过阿夫拉登山。这座山不过是喀尔巴阡山的余脉,由于年代久远,河水一直冲刷到山根底下了。于是在乌克兰大草原的心脏有一条山溪被红色的花岗岩岸夹在中间,形成许多瀑布,响声不绝。

我的童年最初就是在白教堂度过的,这座古城坐落在乌克兰一片片淡蓝的和金黄的田野中间。在我的记忆里,它好像落在马齿苋蔓生花上的一颗温暖的露珠,好像当地用来烧炉子的麦秸的香甜的烟味,好像老祖父给我讲的故事——他在尼古拉朝代当过兵,常讲远征色雷斯的故事。

整个夏天,祖父都住在养蜂场的窝棚里。蜜蜂都喜欢他,据他说是因为老人说话的声音温和,再就是他从来不吸烟。我小时候常听他唱歌,他的声音沙哑刺耳,唱的是古代扎波罗日哥萨克的歌曲。这歌声有时带有草原的忧郁,有时变成热烈欢快的节奏。老祖父还记得从前乌克兰还没修铁路的时代,他曾经跟着大车队,赶着灰牛,从克里木拉上盐和鱼干儿,送到基辅。

当时白教堂还住着许多耍手艺的犹太人——钟表匠、皮具匠、鞋匠和马车夫。他们都很穷,但是善良而快活。他们常常送给我罂粟籽糖,有时是陶笛或复制的画片。每当我母亲坐到钢琴旁弹琴的时候,庄严的琴声传到街上古老的杨树中间,邻近的手艺人便都汇集到窗前,坐在草地上聆听,还不时摇头晃脑。然后老车夫门德尔赶着马车悄悄走来,停住车,并不下来,坐在那

---

<sup>①</sup> 科罗(1839—1905)法国画家,擅长风景画,以丰富的阴暗色调和幽雅的银灰色调著称于世。

里听肖邦或柴可夫斯基的乐曲。他的老马站在那里睡着了。乐曲弹完了，门德尔摘下帽子，用帽子擦擦眼睛，对我母亲说：

“您真是个伟大的演员！但愿您能长命百岁！”

远月，到了乌克兰民间的伊万·库帕拉节，在闷人的夏夜，地平线上不时有电光打闪，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市郊的河面上便会飘来许多用野花编成的花环，花环上还放着点燃的蜡烛。这是乌克兰姑娘的一种算命的游戏——谁的蜡烛燃烧的时间长，谁的寿命就长。

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妙和诗意我还可以写上许许多多，可惜既没有篇幅，也没有时间。

如今白教堂被收复了。德寇是职业的杀手，他们毁坏了城市，在山沟里枪杀了数以百计的和平的手艺人，砍光了亚历山大花园的树木。但是正像老祖父的歌中唱的，还没有一种乌云不被乌克兰热烈的太阳的光芒刺透。

乌克兰将在灰烬中得到新生，还会开遍鲜花，茂密的树木还会沙沙响，还会歌声飘扬，人民还会从事壮丽的劳动。

1945年

# 克里木的春天

我们的军队进入了克里木。攻占了占科伊。攻占了刻赤。在这些夜里，塔夫里达低矮的星空已经在我们战士的头顶上燃烧。它总是在琼加尔和锡瓦什湖对岸欢迎我们，一到占科伊，想象到再过几小时便可看到南国的风光，不能不令人感到欢快的心跳。那塞瓦斯托波尔的蓝色的港湾、无数的舰船、黄色的码头，纷繁杂陈，令人眼花缭乱。还有那盛开的扁桃花，还有那亲切的黑海水光接天。黑海是大地上最优美的大海之一。

我们知道，克里木已经被破坏了，被德军的士兵的大皮靴践踏了，但是它又要成为我们的土地。我们知道我们会解放它。德寇在我们珍爱每棵树、每个拐弯的茂盛的花园里，放肆地嬉笑。德寇把英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变成一片瓦砾场。

德寇玷污了克里木神圣的土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解放克里木，我们的克里木，那里的海角的巉岩峭壁沐浴在蓝天和水光之中，而大海把落叶送到悬崖的脚下。克里木使我们每个人都想让时间停住，以免失却青春的感觉。在克里木的生活，好像大海的早晨一样，总能令人精神振作。在那里的生活已接近顶颠，黄金世纪清晰可见。克里木对我们说来，永远是激发灵感、充满诗意和宜于创作的土地。

整个克里木，包括路旁的石头，都充满着伟大的回忆。普希金曾到过这里，到过古尔祖夫。关于克里木他写过天才的诗句：“一条浮云散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克里木写出了最早的描

写卓越的俄国士兵的短篇小说。为了保卫克里木,几位“出身水兵”的伟大将军,如纳希莫夫和科尔尼洛夫献出了生命。在克里木举行过“波将金号”起义,在克里木施密特中尉进行过斗争,契诃夫在奥特卡的小白房里写下了令人惊叹的短篇小说。红军正在攻打彼列科普。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成千上万的渔民、水手和农民为祖国贡献出多少胜利和欢笑,多少热爱自由的思想。

凡是到过克里木的人,离开它的时候都会带走对这片多石的土地的永生的爱——克里木就是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魅力。

我们的军队进入克里木。不久整个半岛,从刻赤到塞瓦斯托波尔两岸之间的光辉的土地,都要赶走厚颜恶狼的法西斯匪徒。首都上空礼炮轰鸣,传遍莫斯科近郊的森林,报告费奥多西亚、苏达克、雅尔塔、阿卢普卡、巴拉克拉瓦、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直至整个克里木的解放。

我们要恢复克里木。它那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阳光和海上的清风都会帮助我们。克里木沿岸入夜的海面上又会摇荡起万点灯影,花园里又会开满鲜花,太阳又会照耀,葡萄园和黑海的松林又会散发出沁人心肺的气息。

我们欢迎克里木的解放者。我们为他们而自豪。我们对他们感到艳羡。是他们第一批踏上克里木的土地。他们将第一批看到克里木的春天,他们得到了多么伟大的荣幸,多么伟大的光荣和喜悦。这将是解放的春天:克里木多雾而清爽的源月——大地开遍鲜花,每分每秒都会有几十亿的树叶萌芽,花苞绽放。战士们面对着这被解放的土地上烂漫的春花,来到黑海之滨,望着大海,情不自禁地摘下钢盔,舒胸呼吸:“这真是宝地!如今永远属于我们了!”

## 南方的巴尔米拉

1950年 愿月 ,我们撤离敖德萨。夏季多雨。频繁的阵雨不时地落在当时已空旷、但美丽的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暖风 ,柔软的“近东风”霎时间就把路面吹干了。雨后只留下晒热了的大海和发黄的多孔的石灰岩的气味 ,凡是到过敖德萨的人都熟悉这种气味 ,因为敖德萨的房子就是用这种好像海石沫子似的石灰岩建造的。

我们在撤退 ,但是我们心里清楚 ,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座城市——这是一座富饶乐观的城市 ,它那快乐振作的精神一直影响全国。

过了梯利丘尔湾 ,我们在草原里露宿。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不肯睡 ,坐在大卡车的踏板上吸烟 ,一边望着西方 ,西方漆黑的天空里 ,升起一片无声无息的黄色的火光。

“又空袭敖德萨了。”司机说。“那里打仗 ,可这里静悄悄的 ,只能听见苞米沙沙作响。”

司机沉吟一会儿。

“我是不是疯了？”他自问自答地说。“整天只想着一个念头 ,等我回家的时候 ,回到敖德萨的兰日隆 ,该怎么走。我会慢慢儿走 ,碰碰每家的栅栏门 ,摸摸每棵金合欢 ,仔细看看——也许这金合欢被德国鬼子的毒弹打伤了。我就像个小男孩子似的 ,坐在这儿瞎想。多可笑！”

谁也没搭腔。他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可笑。

我也在想象,到时候我该怎么走过整个敖德萨回到法国林荫路,在那茂密的果园里,时时都有蝉叫,微风吹动小路上斑驳的光影。我要穿过被太阳晒热了的整个市区,每一步都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而这些回忆和穿街而过的海风会使我的心跳得更沉重。

我来到叶卡捷琳娜街和杰里巴斯街的拐角。这里每到傍晚常有女孩子卖花。盆里放着凉水,装着一堆堆的玫瑰、芍药和丁香。花顶上的树枝上还点着灯笼。尽管街角上电灯通明,但是旧传统还是保留下来——卖花姑娘们自己带来灯笼点上,于是柔和的光辉跟花香混合在一起。到了海滨林荫路。长着一排排老树——法国梧桐。斜坡下面就是海港——庞大无比,烟雾缭绕。防波堤上从早到太阳落都有一群敖德萨老人——他们爱嘲弄人又爱发牢骚——在那里钓快活的鲭鱼。

沃龙佐夫灯塔。检疫港。早在 1856 年<sup>①</sup>,敖德萨就从这里给予了敌人第一次回击。当加默兰舰队攻击敖德萨时,正是晓戈列夫准尉率领一个炮兵连驻守此地。敌人有 14 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兵连坚持了远个小时,开始用 3 门大炮还击,后来用两门,最后用一门。敌舰遭到俄军顽抗,终于撤退。

敖德萨奠基者黎塞留纪念碑。敖德萨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公爵”。公爵举起一只铜臂指向大海,仿佛在赞美黑海的辽阔和蔚蓝的水光。

市剧院。普希金街。1855 年 7 月,普希金住过的小屋被炸弹炸毁了。只剩下一块断壁,上面的纪念铭文还完好无缺。有一棵打坏了的金合欢也斜倚在断壁上,树叶还没枯死,微风吹来哗啦响,还把影子投落在铭文上。普希金就是在这座小屋里开始写《叶夫根尼·奥涅金》的。

<sup>①</sup> 克里木战争(1853—1856)时期,英法舰队曾攻打敖德萨。

港口里的斜桥。西班牙式平房。敖德萨有名的铁皮路的隆隆声。海关上的旗。花园、拱廊、帕列原罗亚尔的法国旧式建筑、喷泉和到处都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敖德萨市场。这里值得来看看听听。蔬菜堆积如山，带着露水，有西红柿、茄子、青椒，还有西瓜和香瓜，大块发绿的羊奶干酪，摆在包铁皮的柜台上的扁扁的比目鱼，都值得一看。小贩和买主之间的对话洋溢着快乐，值得一听，市场上还有一排排胖胖的渔妇，守着装小鱼的鱼筐。听她们亲切地吆喝：“买点儿猫食吧，太太！买猫食吧！”

通向海边的台阶多么壮观。据敖德萨人说，世界上哪儿也没有这么好的台阶。这并不是自己吹嘘，的确如此，有历史价值的“伦敦大旅社”，它那白发苍苍的服务员，半个俄国都知道。凉爽的地下室里卖塞尔查矿泉水和用长颈玻璃瓶装着的五光十色的糖浆。每到秋天散发着炒栗子味，每到春天散发着深色紫罗兰味。

海港里的造船台、沙坝上的蒸汽磨坊和工厂。生锈的铁锚、石油和盐水的气味、泥疗的咸湖、卢扎诺夫卡疗养地的广阔的海滨浴场——而这一切都沐浴在南国正午的干燥的阳光中。

敖德萨人到处都开玩笑——不论在机关、在大街、在电车里还是在市场上。玩笑说得俏皮而恰中要害。这是由于他们有过多的乐观和才气，也由于阳光和热度过剩。

敖德萨真是地杰人灵，造成一批有才能、有文化又有活动能力的人。敖德萨培育出一批杰出的作家、诗人、画家、政治家、音乐家、学者和航海家。

巴格里茨基、维拉·英贝尔、卡达耶夫、斯拉温、伊利夫、彼

得罗夫、奥列沙、基尔萨诺夫<sup>①</sup>，都是土生土长的敖德萨人。描写敖德萨的小说和诗歌，数不胜数。敖德萨独特的生活题材俯拾即是。只有懒惰和冷漠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信手拿来哪一篇写敖德萨的短篇小说，都可作证。

库普林在敖德萨住的时间并不久，就写出不少出色的短篇来。如描写敖德萨的一位犹太老人发现了牛顿的二项式，却不知道有牛顿这个人存在。还有《冈布里努斯》里的音乐师萨什卡。而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里所描写的一切，直到被吮干的柠檬皮被大海抛到岸上来，都渗透着敖德萨生活的特色。

这座城市着装华丽，跟南方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有些轻佻，它适宜于劳作和娱乐，但是到了 1917 年秋，却处于正面对敌的地位。不过敖德萨没有发抖。快乐变成了疯狂，乐观变成了对敌人的仇恨，说笑变成了勇敢。

敖德萨进行了顽强残酷、不屈不挠的战斗，不肯向敌人让出一寸土地、一块石头。敖德萨的保卫者表现出整个民族的骄傲。无论是水兵，有波将金舰和奥恰科夫舰的接班人，还是沙坝和摩尔达万卡的工人子弟，还有赫尔松帆船船长的儿子和大喷泉、多菲诺夫卡和奥维迪奥波尔的渔夫子女，都站在最前线，站在最危险的岗位，被子弹打起的白色尘土眯了眼睛，落满耳朵和嘴——他们是黑海哺育的一代勇敢快活、不亢不卑的人。

敖德萨又被我们攻克了。它那勇敢和苦难的历史还没有讲

<sup>①</sup> 巴格里茨基（1875—1937），苏联诗人，原姓久宾。他的诗歌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维拉·英贝尔（1894—1974）苏联女诗人。她的长诗《普尔科沃子午线》曾获奖。卡达耶夫（1897—1972），苏联作家。已译成汉语的有：《团队之子》、《雾海孤帆》等。斯拉温（1891—1960），苏联作家。伊利夫（1897—1974），原姓凡济尔别格，经常与彼得罗夫（1894—1974）合作写书，后者原姓卡达耶夫，他们的代表作有《十二把椅子》等。奥列沙（1893—1974），苏联作家，以写童话长篇小记而著名。基尔萨诺夫（1891—1974），苏联诗人。擅于写政论诗，曾获国家奖。